

磨出的年味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

腊月到,那石磨悠悠转动的声音,穿过岁月的雾霭,在记忆深处,愈发清晰。老灶房里氤氲的雾气,母亲温婉的叮咛,伴着儿时年关的醇厚温情,一起涌现在眼前。

我的故乡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。记忆中,一年的最后几天,年的分量便实实在在地压在石磨的台面上。石磨在灶屋角落,平日里也偶尔转动,吱呀声短促而稀疏。唯独挨近年关的几天,它才彻底苏醒,昼夜不停地欢歌,成为一家人忙碌的中心。

年关将近约一周的时间里,一般情况下都是先磨豆腐。母亲会在前一天就拣选好田坎豆,盛放在木桶里浸泡,浸泡后的豆子金灿灿,胖嘟嘟的。

第二天天刚亮,灶膛里的火苗就“噼啪噼啪”地笑开了,那是母亲早早地准备早饭和为推豆腐加热水的声音。我们四兄妹也先后被妈妈叫了起来,围在灶屋里叽叽喳喳的,像一群觅食的麻雀。

准备停当后,我们开始磨豆腐。大姐负责添料,一勺豆子一勺清水,节奏稳得像心跳一样。我排行老幺,和二姐一左一右扶住磨搭杠,吃力地推拉。这时,母亲的手从身后搭了上来,温暖而粗糙。

“莫慌,站稳身子。”母亲的声音压过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,“两个人心要齐,劲要同向同行,用力要均匀。步子一前一后站稳当。”她让我们先试着推两圈,寻找那看不见的圆心。“看,磨搭杠钩是直的,但走的路却是圆的。劲往一处使,磨子才走得圆溜。”

起初,磨杆推起来又涩又沉,像在搅动一大块生铁。没过半袋烟的工夫,我就开始觉得累了,身子不知不觉伏在了磨杆上,只是上半身装模作样地前倾后仰,却不肯好好使劲。“二姐,你推得太快啦!”我噘着嘴嚷道,眼睛悄悄往母亲那儿瞟。

话音还没落,二姐忽然身子往下一沉,磨杆顿时重了许多。“哎呀,我也没力气了,真的一点儿也使不上劲了。”她眨着眼睛,那样子又可怜又好笑。

大姐从添料的位子探过头,忍着笑说:“小弟,你这叫‘出力不出力’。再偷懒,今晚的豆腐脑——”她故意拖长声,“可就没了你的份了。”我一听,赶紧挺直腰杆,嘴上却还逞强:“那……那我要吃两碗!不,三碗!”二姐柔声接话:“那你好好推,推五十圈算半碗,行不行?”我眼睛一亮,真的数起来:“一圈、两圈……”大姐,这够一碗了吧?”那副认真的神情,逗得大家都笑了。母亲也不揭穿,只是含笑摇头,偶尔提醒一句:“脚站稳当,别光数圈忘了手上用力。”

石磨的声响就在这喧闹中渐渐匀净起来——“隆隆”作响的磨盘声,宛如远方

传来的闷雷;“吱呀呀”的轴响,恰似悠长的背景音乐音符。雪白的豆浆“嗒……嗒……”地滴入木桶,那声音清脆而明快。

热气从磨盘缝里钻出来,裹着生豆汁清冽的微腥。我们推着磨,身子随着磨杠前倾后仰。额头沁出了汗,手心却暖了起来,心里也跟着踏实了。那时,我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,只觉得对年节的所有期盼,如新衣裳、压岁钱、除夕夜的灯火,都融入那乳白的浆液之中,变得真切而温润。

磨完豆子,洗净石磨,便轮到磨汤圆面。糯米早已浸得透软,手指一捻就化成白浆。推糯米是另一番感觉,磨身明显加重,响声却变得细腻,“沙沙”的,像春蚕夜里啃食桑叶。

推糯米的时候,我偷懒的花样更多了。先是嚷嚷要比赛谁推得快,自己猛推几圈后就捂着肚子喊“要歇会儿”。歇够了,又凑到二姐旁边说:“二姐,我帮你数圈吧?你推10圈,我接着推。”二姐好脾气地应道:“好,你数着。”我就一本正经地数起来:“1、2、3……”哎,二姐你说,除夕夜我们怎么耍!4……”气得二姐笑着捶我:“数就数,还打岔!”我也不躲,反而把头往她肩上蹭:“好二姐,再推10圈就歇,我保证。”耍赖的模样让她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有一回,我推着推着忽然停住,神秘兮兮地说:“你们听,磨在说话!”大家都静下来,我贴着磨杠轻轻说:“小弟累了,该歇啦!”大伙儿愣了一下,随即笑成一团。大姐戳着我额头:“就你鬼点子多!”我也不恼,嬉皮笑脸地重新推起来,这回倒推得又稳又匀,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。母亲在一旁看着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,那笑容像冬天的暖阳,照得我心里亮堂堂的。

洁白的米浆顺着磨槽缓缓流下,母亲勾一点生浆,在指尖捻开,对着窗光细看:“匀,透。今年汤圆肯定糯。”那白色纯粹干净,像是能包住所有红糖、芝麻的甜。我们在这周而复始的转动里,你追我赶,互相逗趣,偶尔的小争执也很快消融在石磨悠悠的吟唱里。那种安宁而专注的时光,仿佛连时间本身也被磨得细腻绵长。

最后一勺糯米落入磨眼时,阳光斜照进门槛,给每个人汗湿的额头和飞扬的发梢都镀上一层茸茸的光边。我们瘫坐在小板凳上,看母亲把雪白的米浆用布袋吊起来滤水。我蹭到桶边,用手指蘸了点生浆



尝,立刻皱起脸:“唔,没味道!”大姐轻拍我手背:“馋猫,这是生的!”我吐吐舌头,溜回二姐身边,把头靠在她肩上,没一会儿就眯起了眼。二姐也不推开,只是轻轻挪了挪,让我靠得更舒服些。母亲回头望向我们,眼角细纹漾开笑意,那疲惫却满足的神情,成了我日后于繁华中再难寻觅的、关于“家”最确切的样子。

石磨悠悠转动的岁月里,被研磨的不只是五谷杂粮,它将清贫的日子打磨出醇厚的烟火气息,把粗糙的时光雕琢出温润的质感。母亲口中“同心同向,匀速着力”的要诀,起初不过是为了让豆浆更加细腻、汤圆更加软糯。多年之后,当我自己开始操持一个家时,才猛然惊觉,她分明是借着磨面和阅历,向我们传授最质朴的生活哲理。或许她自己都未曾意识到,一个人的日子,不正是心贴心,朝着同一个期望,不紧不慢地走成一个圆满的圆吗?

不知过了多少年,老灶屋年久失修,被拆除了。那台石磨也分散在屋基上。我们几姊妹由于工作原因,也陆续离开了老宅。

如今,超市里汤圆粉、豆腐、苞谷面、红苕粉……什么都是现成的,方便极了。可每到年关,心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,空落落的。我终于明白,失去的不只是石磨这一旧物件,更是全家人共同“酿造”温暖的过程,那份需要合力推动的目标,需要耐心等待的醇厚,石磨悠悠转动间积攒的温暖与期许,是再先进的机器也难替代的人间烟火。

石磨声渐行渐远,有些东西却沉淀了下来。那同心转动的节奏,早已被时间细细碾磨,匀匀地嵌进我生命的年轮里。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叮嘱仿佛还在耳边:“慢一些,稳一些,力气使到一处去……”

我终于明白,真正的年味从来不在桌上那些佳肴珍馐里。它早就被那扇沉默的石磨,连同冬日的呵气、交错的手臂、相视时眼底的光,一起磨进了我们生命的肌理之中。

愈久,愈见厚重;愈陈,愈有回甘。

回家过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

还跟了一个大笑脸。松娃子早出晚归,有时加班到凌晨。他晓得小清苦,但老家的岗位少,工资更低。每次回家,他都尽量做家务、看孩子,让小清休息,以此来弥补他常年不在家的缺憾。

小清望着松娃子私信里的大笑脸,思绪却早已回到了云南老家。她想起了屋后的那排绿箭一样的竹林,想起了昏黄灯光下父母亲忙碌的身影……“叮铃铃,叮铃铃!”是松娃子的电话,这天他们聊了很久,最终把回云南的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六。

回家的日子,总是令人期盼。或许是兴奋,或许是近乡情怯,小清时常在半夜醒来,就睡不着了。腊月二十五,松娃子从蓉城回到了小镇,给岳父岳母买了牛肉干等本地特产,只等次日下午坐高铁出发。

吃过晚饭,一家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小清突然捂着肚子“哎哟”叫了一声,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。松娃子就在小清身旁,赶紧抓住小清的手问:“小清,你哪个了?”“疼……疼”松娃子预感问题严重,来不及换睡衣,背起小清就出了门。去镇卫生院一检查说是肠胃炎,输几天液就行了。小清躺在病床上,看着瓶中的水一点点往下滴,心里很难受,盼了这么久回家过年又泡了汤。

腊月二十九,小镇到处都在放鞭炮。大婶一大早就在厨房忙碌,蒸猪头、猪尾,松娃子更是凌晨5点就出门了,说去办件重要的事。清晨8点多,小孩还在睡梦里,小清躺在床上休息。楼道里响起了脚步声,还有几个人的说话声,有一个人的声音尖

细,她感觉很熟悉。

门铃突然响起来,大婶打开门,一阵风带着一串尖细的噪音飘进客厅:“亲家母,还在忙呀?”“哈哈,是那阵风把你们吹来了?”“小清,快出来,看哪个来了?”小清只穿着袜子从卧室跑出来,那一刻,她的嘴唇哆嗦,因为激动,脑子出现了短暂的空白。她像根木头一样立在卧室到客厅的通道上,忘记了喊爸妈,只是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。母亲三步并作两步,将小清拥入怀抱。

“都当妈了,还像个娃。”父亲的声音把她唤回到现实,她掐了一下自己又问:“妈,这是真的吗?”“是的!”小清抬起头,揉了揉蒙眬的双眼,看见父亲正慈祥地望着她,只是两鬓的白发像针刺一样让她生疼。

“小清,大过年的,莫哭了。晓不得的人,还以为我们欺负你呢?”大婶心疼儿媳,不愿她伤心。“嗯,妈,我不哭了,只是太高兴了!”小清用衣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,一手牵着父亲,一手牵着母亲,坐到了沙发上。

“只要家人在一起,不一定非要你回家,我们过来也是一样嘛,年在哪里过不是过?”父亲接过小清的话说道。

“爸爸,小时候的年我都是与你们一起过。自从我成家后,就再没回家过年,总感觉这年没有你们,心里不踏实。”“小清,松娃子对你好呀!他晓得你的心事后,立马打电话喊我们来过年。”小清这才看了看一旁头发凌乱的松娃子。“你是大人了,要学会过日子,钱多有多多的用法,钱少也有少的用法。”原来松娃子见回不成云南,立刻打电话联系岳父岳母,让他们到小镇来过年,还瞒着小清想给她一个惊喜……

远嫁、远离,自古以来都是为人父母的痛,但只要子女过得好,他们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思念。然而,随着父母亲逐渐变老,回家过年,去谁家过,一度让很多人为难。

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。”这是挂在小镇入口的宣传标语。然而对于小清来说,远在云南的娘家只能在梦里,在绵长的乡愁里。掐指一算,她已有10年没回家过年了。

小清看上去很腼腆,戴一副圆圆的眼镜,肤色白里透红。她是松娃子的媳妇,松娃子是黄葛树梁大叔家的独苗。他们是大学同学,毕业第二年就回小镇结了婚。婚后不久,小清有了身孕留在了小镇,松娃子去蓉城打工养家。

小清至今还记得10年前的腊月,她初到小镇时的情景。那年她才24岁,刚参加工作两年。“今年回我的老家过年吧?”小清站在场口旁的黄葛树下,仰着头望着挂在两个路灯间的红底黄字横幅,给松娃子发微信。小清是个多愁善感的人,也是留心生活的人,她喜欢在夜深人静时,坐在书桌前写些文字,抒发思乡之情。

离开故乡10年,每逢佳节,思念就像一种病一样缠绕着她,让她喘不过气。

松娃子在蓉城干软件工作,工资不高不低,但除了生活开销、租房外,也剩不了多少寄回家。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时常为了钱不够用争吵。回家过年一直都在计划里,他们也一直在等,等有时间了,挣大钱了再回家。这期间,两个女儿先后出生,梁大叔患癌离世。

“好呀!”松娃子的微信发了过来,后面

策马迎春

2026年2月13日
星期五
主编 胡敏
责编 黎伟
视觉 张超
校审 王志洪 黄颖

黄葛树

人文